

露

書

露書卷之七

莆田姚旅園客著

雜篇

神明者正直之謂甄異記載章沈同一女子被錄天曹主者乃其外兄女子脫金釧託沈以與主者乃得還又續搜神記載徐陽病死云爲吏所持見人多行貨得免因囑起將婦臂上金環去以與吏明日亦還世人作惡猶謂幽有鬼神若神鬼亦要錢是明赫之府與稗俗無異誰復警良耶

正直者方得爲神神異記載陳敏許官亭神銀杖後
以鐵爲幹以銀塗之神降巫宣教投杖水中送以
還之又云欺篋之罪不可容敏舟遂覆按此神計
利之心與世人何異且復其舟寧殊世悻悻負氣
者流乎昧心固有鬼責而索索至是何以稱神

搜神記云郭巨兄弟三人二弟求分以錢二千萬令
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以供給
養妻產男恐妨事親又恐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
饌乃鑿地欲埋兒夫有母在以錢二千萬獨不可

留數千爲母地耶至備賃以給又欲埋兒此皆矯枉過激飾行害理之大者焉得爲孝乎不然則傳者之誤也

劉伶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人以為達余以為生趣既畢腐齒何爲失夜光而顧桂積厚螻蟻而薄鳶鴞極枯俗情烏能作達

羊暨爲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若妻生子亦可謂爲官舍所生遺而去耶蓋矯俗之過也但矯清勝於不清矣

道子問西土所產之美張天錫對曰淳酪養性人無
如心先是天錫遣劉肅潛弒玄靚而篡之位此不
爲如耶亦誇言不慙矣

文中子集載關朗爲文中子曾大父彥樸蒼遇夫之
革斷國運之盛衰了了在目矣復斷文中子之生
謂在丙午豈非以乾之變爲離乎後文甲子子生於
甲辰不知互卦上乾之爲甲下巽之爲辰也亦千
慮一失矣

顏魯公平昔詩文皆可喜獨不喜其書後見其與僕

射爭坐帖則孤松映雪明月瑩珠蓋魯公有意於
書此獨以無意得之

蘇長公觀醉道士圖獨畏執杯持耳者酒以合歡酒
政太苛誠爲惡道然紅裙雜坐酩酊苦難亦須執
杯持耳方有意趣

米元章非有潔僻有潔態耳鞞經人手洗之至做飲
食之類有甚於鞞亦必不經人手始爲真潔不然
當洗腸刮胃矣注仲嘉有潔性無潔趣仲嘉好男
侍兒如炭引之同榻有何趣向

柳永字耆卿崇安人工樂府官水部宋仁宗曰此人
任從花前月下淺斟低唱豈可作官遂流落不偶
死之日家無餘貲羣妓合金葬之郊外每春月上
其塚謂之吊柳七夫生爲人主所忌死爲羣妓所
憐快士也亦快事也况花前月下淺斟低唱神仙
之樂也鍾離所謂天下都閑散也何必醒醒冠帶

耶

禮記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蓋野夫黃冠也劉惔
採藥遊名山詩道士貴黃冠則指道士矣文丞相

欲黃冠歸故鄉意若以得爲田野之夫足矣世皆謂欲爲道士殊無意謂

鳳凰之瑞率以爲太守事然荀藐爲榆次令鳳凰集其境王阜爲重泉令鸞鳥至學官則邑令亦可用鳳凰事矣且太守事槩柙黃霸不知秦彭轉潁川守亦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也

製錦槩以爲令尹事矣第傅亮讓尚書僕射表云敗駕傷錦備之前誥韋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不惜美錦令臣製之北魏李延實除青州刺史曰使

夜行罪人裁銅萬里則用事政不必拘拘也

抱朴子曰行炁者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故
曰仙人服六炁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從半夜以至
日中六時爲生炁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
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徐景休則云春夏據內體從
子至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又只辨四時
而不廢午後矣叅同契云子須右轉午乃東旋又
只辨左右而不論四時矣是二說皆叅同契之病
也

吾鄉林三教先生周天之教云法天左旋參同契則云子須右轉午乃東旋則陽入陰還之說也不但左旋矣又云卯酉間隔主客二名別卯酉脫胎爲沐浴且宜住火養元根之說也此皆火候之訣必不可越者吾儒恐不分火候矣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人頭向天其屬之天乎草木頭向地其屬之地乎鳥獸頭橫植其缺五行乎

飛禽有耦地禽多無耦草木亦多無耦惟銀杏有耦
若無耦則須照影而生

金鯽以盆爲國以水盈縮爲荒熟終日行走不出只
尺之內

蚊以高樹爲樓閣以豐草爲茵褥夜飲清露甚適也
乃喜嗜人而糜爛於掌股

挂席傍門以蔽斜陽童子謂解維乎余招以附舟童
子曰此死船耳不見行走余答之曰爾在舟中不
見舟行若在岸上自見之矣童子曰岸在何邊余

答之曰回頭是岸

怒峯飛瀑是愁苦離亭

近余居有岳公祠長松蔭道嘗秋夜與游宗振踏月
祠傍松陰滿地涼露侵衣宗振曰家家寤睡此景
惟我輩獨得若活七十年亦可謂百四十也

庚子除夜泊舟白帝城下縱飲口渴命童子汲江水
飲之味甚醇甜中冷惠山頓減聲價豈以雪消日
暖釀茲神品耶

半月泉在德清城北水清而味重蘇長公倅武林請

假來遊題詩其上云請得半日假來遊半月泉何
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余亦有詩云半規禪定水
七尺珊瑚竿欲釣水中月來從松杪看一僧求書
書此與之書未竟范東主曰此半月泉詩乎

士寅冬馮開之遷父葬武康山中余適客翟明府許
同往竹隱寺看過縣前橋余指之曰此餘英溪
也六朝諸沈居此時沿溪種桃李花落溪中麗日
可愛故曰餘英開之曰待余教授於茲從遊者令
種桃溪傍不數年可復舊觀因循三載開之下世

語在人叻言之斐惋

王百穀作生域白馬澗因有三勝古梅古松澗水潺
湲可聽後古梅漸次枯盡松是隣人物斫作薪售
之不聽余乙巳秋欲往看趙凡夫謂二勝不存矣
余猶欲往張異度曰卽今秋冬之際澗水亦竭矣
臧晉叔曹能始同往清涼山看殘雪寺前有大樹謂
諸同遊狀之已而曰積錢隱人此亦可隱余辟之
曰樛社之樗其大蔽牛晉叔曰此亦可蔽人

臧晉叔同登石頭城指江北諸山曰此八公山也余

應之曰八公山在壽春何以在此後閱志始知有
飲者八公隱此非淮南八公也

曹能始同在葉循父園看殘雪指假山曰此是真山
佳否余漫應之曰佳於心終不安已而翻然曰若
真山者安得佳

入閩者多苦浦城山路余謂之曰翠嶠含烟綠林如
染野花冬麗異鳥時鳴三里一亭五里一聚千山
翡翠而爭飛澗水管絃而競奏家園之遊不樂於

此

屠緯真欲挂冠有止之者緯真曰吾耳邊已聞太湖
水聲活活

夏何能九月過楚新化道中見孤巒五采麗如宋錦
作詩云誰說書生行路難楓巒如錦向人嫻當年
傳食諸侯者未必秋風到箇山

陳爾鑑大行遊武夷歸與余談一貴人列騶從擁欵
差牌上接笋峯因相對一笑後閱韋應物詩鳴騶
響幽澗前旌耀崇岡始知癡絕不獨今人

倡卽佛也以能濟人又能破人慳吝

有典衣悅伎者或譏之姚子曰是人不以衣故累其
冒次是自能得趣者其視紕吝者爲之猶賢乎已
盲妓王弱蘭睚盧公旦適有微嫌坐上脉脉不相語
王簪頭有鴛余誤以爲鴛問之曰鴛鴦應雙今單
何也王答曰鴛鴦也余戲笑諷之曰亦單鴛耳王
不覺泣下蓋單鴛者單思也適觸其非相思耳
張鴻父謂李肇卿曰當買數妓可驟致富肇卿曰寧
遠作此余戲謂之曰今賣香者皆竊劉鶴顧春橋
之名汗名不避祇爲厚利耳

壬寅後詞人各挾一妓夾秦淮而居吳臯倩梅子馬
相繼下世或者謂天女散花兩人作羅漢矣以臯
倩爲第一尊子馬爲第二尊洪仲韋體羸曰第三
尊必我俞羨長與爭羨長有雪豔仲韋有劉二也
一夕在許無念席上有述以告余者余謂胡可復
挾兩妓富讓他人三尊次早報可復證無上果同輩
相駭以爲異可復二妓爲陳大及大妹采采

王弇州謂羿能射九日其妻嫦娥竊羿長生之藥逃
入月中羿獨不能射月於理相倍因作詩云不信

離弧摧九日却留明月隱嫦娥余謂此弁州癡語也羿非不能射月懼內不敢射耳

李宗衍束家伎不令人見余謂之曰山女插花有情不減西施西施毛嬙苟與我無情視之猶木偶也陳善化爾官攜俊童戲予流盼余謂之曰旣種名花不得不與人共賞

喻秀才叔虞能相地至閩訪管觀察曰使我此道行我不訪之矣余戲之曰足下乃欲目耕耶

喻叔虞與甘監司厚善有欲屬喻者見喻貌不腴遂

他屬喻聞而嘆曰彼未見吾腹耳何遽窮我余戲謂之曰皮相賢者不免於小人何尤

洪洞那性之攻古文辭旣謝諸生邑令尹與來往其附鄉紳上壽也署銜生員不便迺稱禮部儒士後以不韻改稱山人予戲謂之曰宜稱廣乘山人兼禮部儒士前洪洞縣儒學生員邢某廣乘其邑山也

米仲詔家童有下紅者中翰吳文中謂已嘗病此醫治皆不效後驗之內痔耳一藥而愈則此不當問

內科當問外科余劇之曰亦非外科中書科耳

程用貞社集諸詞人而席多糖果馮閏奇云何多糖
余答之曰欲作唐詩耳

夏何能金陵儼居小齋買花數枝額以賃春董茂文
此部謂古只有賃春賃春自何能始佳甚何能太
學生也余故調之曰原賃春何能錯認爲賃春耳

客京師寄居承恩寺北廊曾元贇太史見過見其寂
靜云栽野竹數竿卽同仙人矣余答之曰仙人固
難只學得輕身似仙人耳蓋以長安米貴也太史

爲失笑

臧晉叔謂澤室寄命撲滿不肯積書卽積之子弟狗
馬聲妓又不肯讀貧士欲讀則四壁徒存細帙不
備卽有書盈篋又瓶粟營營志餒心煩對書如粗
糲食不下噎有書肯讀惟曹能始一人年復正茂
抱巨海以納衆流惟恐無書以塞其志余少時雖
喜書籍而未當實事雖喜涉獵而不甚經心今曩
馭漸移若光難返每憶其語悽然斷絕

蘊璞著心經注名之曰鉢柄鉢不宜柄喜之者或以

便於把捉今世爲之鉢柄者多矣其喜鉢柄者亦多

焦弱侯家居不卽起或謂所著養正圖未經御覽而私進於太子人以是薄之後讀澹園集載進養正圖疏則經御覽矣覲面之言猶不足信千載之下又當何如

薛助教敷教方正蹇澀仕途在鄉常步行一日過王百穀又欲看一友問所居玉曰與人自知薛曰弟無與王曰弟有與令送去薛曰弟不慣乘輿旣別

去王曰身既貴何自苦若此余應之曰不勝金陵
游客乎王大笑蓋先是余嘗與百穀談金陵游客
囊中不必有錢出門必乘輿作貴人狀故也

播州既平或問數萬人並罹鋒鏑豈生命盡然與答
之曰命也命繫於君有天時焉有人事焉請以匏
喻方匏之結實也如斗如盂如筥如鑿纍纍不一
本根一斷而併日盡枯此人事也背秋涉冬嚴霜
夜零其如斗如盂如筥如鑿者亦併日盡瘁則天
時也有宋之末天時也播事則人事矣

齒牙既疎食物一塞不刵夾棍余顧童子快取科道
拜帖來及至則剔牙棒也客異其名余解之曰立
解嚴刑非臺省之權力不辦此

諸人方談古器余戲謂之曰有兩件小骨董未見下
落諸君何不試尋或問答之曰周九鼎秦金人

太祖龍潛時與隣陳四漁四戲以魚罩罩聖躬後問
所漁何地四意欲爲恭乃謬云烏龍潭 太祖善

其對授以戶部江西司郎中嗣後戲呼本司官爲
漁長方子及先是爲此官乙巳曹能始集諸詞人

於烏龍潭登高酒酣席地劇談子及舉此以自嘲
屠長卿與徐茂吳不協嘗謂余曰茂吳日夜望我死
我今署詩文篆我死彼署之矣

祝無功處人如甘草人亦嚮慕之故能薦引寒士比
被察吳非熊曰金陵失一大鑰匙已

屠長卿長齋自謂不近婦女諸人在西湖戲晚宿昭
慶寺馮開之扇一妓與長卿同榻及曉問妓妓云
彼擁被自眠殊不顧人眾訝寒凍奈何長卿不覺
云彼衷綿半臂衆失笑

吳元翰醇謹不喜狎人謂吳孔子一日許伯倫翺之
青樓比酒散諸人謂明俟我以纏頭來次日諸人
故不至元翰初過不便去書赤牋促之曰爾輩速
我於火坑速以水來救

黃季父王長公嘗贈以詩今刻稿中作黃季文季父
殊怏怏余解之曰君名懋宣字季文亦可何不云
一字季文篆之石章乎季父甚喜後胡長白刻稿
所贈余詩多誤作桃園客余謂洪仲韋字可改姓
亦可改乎洪曰桃園客佳

莆俗有不快者輒曰乏九成餅煎湯服謂低餅銀可
以解病耳余在建溪偶統戲謂王宗戩曰豈乏九
成餅煎湯耶王答曰君服湯以藥渣貽我

余入楚攜一蒼頭王宗戩戲謂余曰此佛脚也問之
曰急時可抱

胡繩武司農招予集朱元介少宰閒園是日余乍疾
少宰問故余答以昨寒穿紗衣所致旋而余蒼頭
在余背立少宰訝問此爲誰余轉視曰余僕也少
宰遽曰此卽紗衣

吳元翰謂鄭翰卿爲鄭蛺蝶人問其故曰翰卿轎茀
幃身重重裼衣道邀余飯進門從者始市束薪升
米猶之蝶翅文彩有餘而身分太小矣

史愚父直指問閩中重青烏家乎答之曰重之第見
布衣墓出公卿希見公卿墓復出公卿直指曰德
可修福不可徼也

朱仲成觀察云其祖曰運久者別駕東昌署堂邑篆
邑有胡馬蟻者名某作文過思每難入殼一日蟻
填滿睡牀僕方舉火焚之胡駭問僕語以故胡曰

物命也聽之後胡秋試每舉筆蟻輒聚筆穎令不能書胡歎命薄因擲筆假寐遂睡熟比過午守舍軍促之日遲矣胡忙迫卽信手寫去是科中第人因呼之曰胡馬蟻

庚午福建場詩經題是蟋蟀在堂將填榜聞蟋蟀在卷中鳴舉之爲謝杰卷因去朱廷揚名而填謝遇合豈有神耶

林紹用父善春秋與鄒德溥爲名交癸未會場春秋多昧旨紹用趨問鄒鄒初託不知此行憐其貌呼

問之曰汝聞人識林繼志乎林答父也鄒曰如是則通家也卽授以旨出場繼志束裝促歸曰吾尚懵然况孺子紹用答以吾遇鄒若繼志曰如是卽入殼矣揭曉果入殼

焦弱侯博雅且善講學久困場屋己丑楊修撰起元

分考於場中尋其卷初得一卷曰非也再得祝無功卷曰初場似矣第後場不博最後始得焦卷因謂前二卷皆講學者并取之祝無功謂予講學未始不利

顧太初負重名丁酉葉進卿主應天試比折卷不見
顧名謂此佳士試尋看所制稅甚佳爲一老學究
塗抹之矣卽取前列儻非顧有夙望明珠沈之海
底已

萬曆庚子浙江秋試外簾閱封卷錄九十名欲以驗
內閱閱竣廉憲李本寧公嘆未有元卷上虞尹胡
君直公曰某所閱一卷可李閱之亦賞嘆取二三
場閱之曰此真元矣則來宗道卷也比揭曉來僅
不入格至癸甲連捷人始服二公知人

癸卯浙秋試士上虞尹胡公對黃節推

景星

曰浙中

書經名士來宗道賀萬祚兩人也倘在房中而失錄者場事畢罰一席爲西湖主人比折封二十一名賀在胡公房錄之矣黃以目語胡作喜狀五十二而來君亦在黃公房中舉之矣胡因閱其卷猶以不前括爲快然兩公之賞識亦可謂精矣

晉江秦伯起

名鐘震

云爲秀才時不閱時文閱程墨程

墨亦不再過目平日只看古文詞賦知友謂之曰必司馬遷主試李杜房考方能入彀第苟得第卽

聯捷矣癸卯年秋試秦自早至晚始作首義自咎
不閱時稅致筆枯澀後六篇忙迫卽信手寫去天
明尚無稿旣投因門已下葳蕤鑰復回請謄稿是
科以後六作欲擬魁因首作抹勒殆盡屈置十二
然卽中甲不出友人評隲

聶直指豹按閩以拔薤爲主緝仙遊李御史豸諸陰
事李皇甚有爲指畫者李乃衷繡衣而見懇之曰
狐死兔悲聶爽然自失置之

莆俗舊質朴嘉靖壬戌前諸生槩布帽與齊民無別

一生野外便承過以爲民也朴之五生進城訴諸
同袍衆譁俟承旦日廟謁持膏藥如面大敷承面
承于思一時難揭去因共毆之令護丞怒欲治狀
令姓某故累諸生因聚家丁圍令宅三匪欲窮其
貨縣與驛項背相倚有媚令者於背穴墻出其貨
於驛屬過客順去令旣空居始治激變狀諸生相
率訴諸當事當事詰之曰令父母也天下無不是
底父母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何故訴令諸生答
之曰令南面而治我吾君也撫我則后虐我則仇

當事爲憮然

從伯

諱文偉

知新寧時德清胡公

友信

知順德粵西伍

某知新會入省叅謁三人每聚首胡獨與從伯談
論古今新會內不快新會無善政姻親蔣選部欲
拔無由以屬于同鄉張直指按熙屏人問之新會
云有善輒爲胡姚所構直指銜之順德有海直抵
城下賊常夜猝逼城胡因令訟者載瓦石填海以
抵贖填可二十里順德賴以安堵胡家故富每催
科不及格卽從家取資足之後考績署此二事直

指考之曰善地利未必得人和善催科未必能撫
字胡頌足立斃先伯後亦以他事中去

屠長卿宋西寧侯以九日西山事有妒而讎之者長
卿去諸詞人餞之盧溝橋屠問余宗漢曰西寧侯
與僕還往每讌君必預易內之事信有之乎宗漢
曰青天白日之下誰敢為魍魎魍魎

從父新寧公上公車在長安街見老翁賣人作父者
行人聚觀旁笑曰有買子寧能有買父者乎不數
日一菜傭者迎歸養之菜傭家有百金少喪親夫

妻孝慕不減丁蘭又虔事神神故授之意叟入門
卽病孝養半載已盡所有夫婦因謀鬻身以終之
稟命於叟叟命鬻所居買車載已回故業叟家資
故百萬有子不肖去家半載其子已貲數十萬因
與子中分載入長安就賣菜傭老焉叟蓋智人也
甲辰有人載一女子手纖足小顏色妖麗至金陵上
新河賣之一太學納百四十金得之定情之夕一
男子也訴之朱侍御侍御曰從江上來何從跡之
又一太學見之願以八十金與求此生反不忍舍

之已

吉道人父秉中以給諫論嚴氏廷杖死道人七歲爲
任子十七與容登虎丘適上海一宦家夫人擁諸
婢來遊一婢秋香姣好時道人有姊之喪外衣白
衫裏服紫襖絳袂風動裾開秋香見而含笑去道
人以爲悅已物色之乃易姓名葉昂改衣裝作婬
人子往賄宦家縫人鬻身爲奴宦家見道人嫺雅
令侍二子讀書二子習舉子業道人陰教之二子
益愛暱道人道人一日求歸娶二子因留之曰爾

母歸娶我言之大人爲汝娶道人曰必爲我娶者
願得夫人婢秋香他非所須也二子爲力請卒與
之定情之夕解衣依然紫襖絳裊也秋香凝睇良
久曰君非虎丘少年耶君貴介何爲人奴道人曰
吾爲子含笑目成屈體惟子故會勾吳學博遷上
海令道人嘗師事焉甫下車道人隨主人謁令旣
出竊假主人衣冠入見令報謁主人并訪道人道
人外父白方爲吏部郎令問起居甚悉旋道人從
兄東游其僕偶見道人急持道人歸宦家始悉道

人顛末具數百金裝送秋香歸道人道人名之任
字應生江陰人本姓華爲母舅趙子

張幼于之父任俠好雜家有太鼓一面鼓面畫花迺
唐伯虎筆

吾鄉李明府頗豪餐史孝廉性嗇欲召客而怯李因
計於內內曰李多早至以芋饜之可得減省史如
教李悟其意是日故快嚼漸及隣席史益駭矚詰
之李縮之曰謝君進芋故開胃進食史驚惋疾趨
呼內曰後必不可以芋款客開胃進食物也

趙城劉秀才睡一妓妓誚與親後暑夜開門睡劉潛入其室覘之妓方與夫狎夫問我親乎劉大親乎妓答劉大以錢親耳劉始詬忿

洪洞秦秀才睨妓玉梅卽有公事將藍衫至其家便脫藍衫爲推磨以爲常後玉梅兩眼翳秦自謂舊情猶日至其家奉湯水一日秦在牀前坐妓以爲夫耳遽問秦家無廉耻的去未秦答曰秦家無廉耻的尚在此事汝嗣後始絕不聞問

姜督學行部多面定優劣時文字多至千字仍有套

字如知行分股之類姜一切裁禁試閩縣時一生
作可四百字寸咎之中失檢套語姜閱畢署一套
字生遠望悲云文字未有如我短者乃云太長

李郡丞

宜春

初爲諸生卽博古貧而投經富室託書

鄉禁末應大書防盜二字李公用禮記書之曰坊
盜里中大哄謂秀才不識字富人遂謝之歸

湖州家置花舫必架屋水中以護此舫免就風日何
叔度云一鄉紳指船亭曰滕王閣序云飛閣流舟
寫景宛然同遊爲忍笑幾欲腸斷

跡篇

左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于橫山注在烏程南橫衡
古通用今按章元禮先生舊居之後有小山曰衡
山卽其地也章公別號衡陽以此

沈麟士武康人隱餘不吳羗山餘不溪名在今德清
縣孔愉封餘不亭侯卽此吳羗山在德清城南以
吳羗隱此得名蓋麟士里中之溪山也今詩紀作
隱餘不吳羗山卽詩羗山中亦作羗山中麟士未
嘗隱餘不餘不亦無吳羗山

卞和泣玉荆山或謂在南漳在懷遠矣但攷之蔡中
郎琴操卞和歌曰悠悠沂水經荆山今精氣鬱決
谷岩岩今中有神寶灼灼明今穴山採玉難爲功
今按沂水出蒙陰艾山經沂水縣西又南逕諸葛
城王祥墓至沂州城東小沂水入之又南經郟城
西北至邳州入河則和得璞之荆山要當在其間
今沂州西南六十里有荆山不識是否若在襄之
南漳濠之懷遠安得悠悠沂水經其下耶

汝寧府輿圖有天中山云山在天地之中故名載山

在城北余過城北極目平地並無突兀安得有山
豈古以稍高者卽爲山耶

洛陽北邙山自狄梁公橋視之地高數尺一隴耳若
登其上亦平地耳塚纍纍故在蓋江以北寡山平
地稍高卽爲山耳

青州雲門山壁多瓦礫及海蚌之類或云劫灰中舊
物也

點蒼山爲大理府後案山中六月猶積雪中樓居
往往見山六月輒開窗看雪兩都夏月賣冰大理

夏月賣雪皆異境異事

建寧府都司內有石壁壁有風穴夏出冬入大暑坐其傍令人挾纈

孝陵衛觀音寺觀音座後壁一石方一丈六尺餘大士背石坐俯視之大士眉髮正暎其中如對鏡然陝西藩司堂後有定官石一片色黑云隋唐時落星石也初在鄠縣至唐移置府城九耀街舉子多以鐵釘釘之以卜中否釘故在今移司中云以釘釘之官清者入否則不然故曰定官石石首篆此三

字

九鯉湖山上一巨石危立石上一指指之輒搖搖不止努力推之反屹然不動

丁司空濬河於珍珠橋竹橋之間得石山於河底高若干丈上有字云宋某年臧茂叔游此勒是必園林之物久而在河底高陵爲谷耶

青州東門外有兩大磚方丈許不知是何時物

秣陵問半山寺人無知者六朝事迹謂在謝公墩之前似矣以荆公詩云我屋公墩在眼中又荆公捨

宅爲寺非在墩前而何第半山者因自城東門至

鍾山正得其半也古城東門在今大中橋謝公墩

反在城內西北與自城東至山居半之說不合矣

顧太初侍郎客座贅言云大內東長安門外銅井

庵傍有半山里卽半山寺舊址最得之然謂中有

一墩卽謝公墩又恐未必然何則今拙寺與墩爲

一處者皆泥捨宅爲寺又泥我屋公墩之說不知

云自城至山居半者荆公每游鍾山自居宅出城

至此適得其半必另有別墅暫憩之所後捨爲半

山寺耳非捨居宅爲寺也故余以爲墩自墩寺自
寺不必牽合爲一處也

謝公墩在冶城後李白詩云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
墩是矣第今人謂紅土山卽謝公墩則非六朝事
跡云寺後有謝安墩其西有土山曰培塿乃荆公
決渠積土之地陸放翁親游其地載在入蜀記亦
云然則土山自土山謝公墩自謝公墩也

六朝事跡云謝公墩在半山寺後土山在半山寺西
及紀東山又云上元有兩東山一在鍾嶺爲劉勰

所隱一在崇禮鄉土山是也謝安于土山營築以
擬東山今去縣二十里按今之土山在古邑城中
事跡云去縣二十里豈更有一土山耶

屠長卿金陵八詠其一爲蝦蟆陵詩云彩毫金粉各
成行南國風流總擅場芍藥朱欄浮夜月芙蓉水
閣映初陽客來簾外題官扇馬到花間踏殿香今
日淒涼陵下路霜高平野散牛羊又金陵道中八
首其一云龍盤山勢入青天六代豪華逝水前香
散蝦蟆陵下路行人車馬踏平田按秣陵有蚡城

磯長卿以爲蝦蟇陵誤矣蚶蚩磯卽宋齊丘使人
誘沈汪台符所蝦蟇陵在西安府城內蓋董仲舒
墓人稱爲下馬陵訛作蝦蟇陵也但蚶蚩卽蝦蟇
易誤耳

留都午門前有數尺地不生青草云方孝孺受刑處
荆門州南行四十里曰麥城杜預攻此設鹽城磨城
而破之卽其地也其地周四十里土皆黑土人以
雲長走麥城遂謂雲長因此作家訊畢覆墨水於
地因而土黑訛其名曰墨城夫一硯墨耳安能黑

四十里之上誠野人不根之言也

晉國孔林泗南洙北上無鳥巢下無荆棘

泰安州古爲博邑所隸有羸縣季札葬于羸博之間
卽此

嶧縣東三十里有石門庄相傳爲子路宿處

澤蘭陵城古魯之次室邑昔次室女倚柱而嘯

次一作漆

去費縣五十里有接輿社云接輿歌而過孔子在此
後因以名社

蒲塘北之北往皆人居後漸烟散化爲玄宅從兒允

可一園據其趾曾開地取土入地數尺卽有磚漫
凡三見亦陵谷變遷之一驗也

慶都縣城南河涓涓細流雖隆冬不凍土人稱爲溫
江河以地脈溫耳旣曰河又曰江儒履鞋意也

應城縣西南六十里有溫泉上池石體囊米其中頃
刻可熟南十餘丈爲下池泉出土中熱不可浴引
水向南以石甃坎而浴兩池苔草青青魚蛙跳泳
於內若以他處投之卽糜爛矣

重慶府入合州可百三十里江邊爲溫堂寺殿後有

溫泉冷泉泉源相去尺許西源冷如秋霜東源暖
氣蒸人分流殿兩傍而合注於殿前石池池中架
石橋橋下羣魚聚焉以水溫冷適中耳欲觀魚則
寺僧持竿驅之始勉一出魚長尺有只容貌頗不
佳寺名崇教古名縉雲以在縉雲山一名相思以
山有相思崖因有溫泉俗呼溫堂寺

嶧縣北六十里有滄浪淵卽孔子聽孺子歌滄浪處
峰邑滄浪淵旱禱則雨禱者以缸置淵趾水自缸湧
卽雨俗謂之聖雨水

泗水縣東北有盜泉相傳謂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卽此

關中王孫長房招予遊曲江不羈宗侯謂曲江昔時掘地三尺卽及泉自嘉靖末年地震後十尺始及泉昔時冬無青草地震後冬且原草芊芊不殊春日驗之信然蓋地氣漸煖耳

櫻桃渡在德安府城西南三里許往見太守王翼詩云樹裏人家半掩扉風光彷彿武陵溪行人欲渡傍花語乳燕飛來隔葉啼兩岸暝烟分野色半篙

春水亂雲泥漁翁向晚醉村酒長笛一聲歸路迷
令人心豔而幾欲縮地比問渡口芳草兩涯蒿萊
觸目不覺興味索然

餘不溪在德清城東門內孔愉放龜餘不溪卽其地
今有祠溪干不音拊花蒂也六朝沈氏沿溪種桃
花落溪中故云餘不一說不音浮謂此處水清別
處則否至今土人緣絲者皆操舟至此載水濯絲
獨白蜀稱錦水此可稱絲水

章元禮先生宅在德清東二十里齊眉山 下宅之東

爲蠡湖湖南行十餘里爲蠡山山上祠范蠡西施
云蠡攜西施隱五湖卽隱此湖寬數里其中島嶼
星布正合蠡種魚經之法今島上往往人住有桑
麻雞犬之聲風趣何減桃源

草堂前爲百花潭潭實在錦江中潭水稍深於上下
上下水比潭中水皆輕四兩想潭底有湧泉味獨
醇釀耳成都烹茶者皆取水於茲

海水皆鹹蒲葦潯山下海中突開一泓水獨清冷
井水多鹼去余家數武曰孝義井雖在人居之間而

水獨甜冽可與惠泉爭價取以烹茶色味俱佳汲者無虛日

甫延壽橋南行不數武一井八角曰徐井云是徐狀元所鑿中界石梁梁左右水一觥輕重較乎四兩金陵鑿駕陣迤東有銅井庵庵前銅井以銅爲底蓋下通大江井中水如鼎沸魚鱗隨水上下可謂浪井矣

秣陵吉祥寺雷從地奮遂成一井井泉味獨勝今謂之雷泉

京師安定門外有井曰滿井者水只平井口加甃篆
尺水亦加長如所甃而止近加石槽水復適槽而
已蓋汲之不減不汲不增且能隨意高低故曰滿
井

去京山六十里曰接官亭農人方可耕地失足視之
一井二口井上磚篆漢節妃井傍篆五九百年方
可來淘

平都山關王廟中案前一井其深不測欲看者燒紙
錢擲井中於火光中觀之謂下有海眼故多歷年

所而灰終不滿

泉州洛陽橋望之有娘子橋橋比洛陽雖低而長過之云先是入番船壞有人得島見巨蟒夜出有光如晝因插刀穴口蟒出爲刀傷性急直奔胃破腹裂遺下明月珠累累其人既歸遂得巨富隣初未知後覓富家女爲婦富家翁誑其誕妄因給之曰余女良渡海風波能作橋又金布與橋埒卽嫁女與之其人卽作橋布金俗因呼爲娘子橋

學宮皆祀孔子滋陽惟祀顏子以顏子爲滋陽人耳

壬子充守吳汝顯始建議易之

汶上縣公座下有一池刻石作五魚魚立五方云孔子爲宰時置生魚於中事得其平則魚各依一方今姑存古意耳

官署門皆設屏江寧縣地謂是牛穴門前兩闕亭謂爲牛角門不設屏設之則令病瘳何有設之者疾作而撤

青溪小姑者漢秣陵尉蔣子文妹也嘗遇難妹挾兩女投溪中死則青溪之有青溪小姑祠其來舊矣

萬曆戊戌間有以通紀載黃親夫人翁氏死節挾
兩女投淮清橋下見此像相似以爲當時隱其迹
也遂改作節烈祠祀翁氏母子余心不安問之
翁侯弱侯云秘閣見書載翁氏母子死節在賽公
橋三屍倚岸久之有以一木共收之者至弘治間
始有以土掩之者賽公橋近馴象街與配象奴說
合癸卯弱侯倡議於橋傍建祠祀之乙巳猶有新
青溪之祠者

九鯉湖九仙廟每科舉年祈夢者襍選便者夜輒爲

蟻螂螻蟻轉盡雖烈日終不聞穢人稱爲聖地。

蒲墓堦

地名

東曰白水塘塘西蓋一澳曰浮嶼嶼上

有神宮曰浮嶼宮嶼隨水上下平日嶼與水平比
水高一丈嶼亦不沒今有石橋鎖之云水漲亦稍
沒矣

蒲荔浦一神宇相傳爲魯班造兩翼相遙中開四窗
飛亭上覆雨無簷溜

天下學宮皆書明倫堂獨應天府學書明德堂云文
天祥手書存其跡

莆港頭有新有社三字爲文天祥手書筆勢遒勁翩翩欲飛云港頭鄭氏有祖學士曰願吉者與天祥友善天祥當播遷時至其家欲招以助已見鄭方牧雞知無意世務遂去

湖州府三字謂趙孟頫書局促無韻嘗辨其非土人謂愈臨愈失真耳後見謝在杭吳興枝乘謂元稱路不稱府益了然

吳興城中天寧萬壽禪寺是趙孟頫書謂初在案上戲書後書終不如因鋸案作扁今砌合之迹猶可

見

吳興剗龍寺正殿雖新建然古壁管夫人竹今猶存
惜傍著溷耳

莆陳山頭

地名

一神官因就顏夏作於梁上得宋時

曆目及童子攸紙一本做書印上大人孔乙巳詩

高宗嘗書登瀛閣賜黃公度黃居卑隘乃模刻巖澤

山石上今山上有廟曰登瀛閣本此

閣在莆城北

金陵鼓樓及江東門不打五更云江東門地 太祖

借之水母許以五更還之故然

金陵鼓樓上二十四鼓以應二十四氣中置大鼓若
太極然西行爲鐘樓鐘有四一懸者一坐其傍一
仰臥於鼓樓東一在江邊或曰飛鳴宿食也

牛首山塔西一室門留一竅掩門則塔倒影在卓裙
上因呼倒影塔

秣陵鐵塔倉倉以塔名塔晴夜卽有紫氣或雨夜放
光或晴日有彩雲一片籠罩其上蓋建塔之所下
必有舍利吐爲光彩無足怪者第此塔久塞不開
相傳謂登之可望見大內 太祖因廢寺而閉塞

近丁未間董崇相爲司農管倉始開之今便可資
登眺矣

天下塔皆圓余所見西安慈恩懷慶東關爲方塔惜
懷慶以排馬匆遽未及登耳

今人稱舜崩于蒼梧葬于九疑皆本於史記但孟子
與呂不韋皆在遷前一云卒于鳴條二云舜葬於
紀蒼梧山按陳留有鳴條亭海州有蒼梧山海州
近莒之紀城則舜所葬在海州明矣遷知楚有蒼
梧不知海州有蒼梧遂誤後人矣

江夏東湖驛有梁山伯墓墓傍十里之草人皆以衣帶絲縷盤結如螺謂之結緣則此地之草應謂結緣草矣

漢書高獲傳載獲卒于石城按池州爲吳石城侯邑獲卒卽其地今池州城西臨江有培塿高丈許卽其墓片石橫勒其傳於墳面獲與光武有舊光武曰欲子爲吏宜改常性獲曰臣受性父母不可改也遂辭去其人亦嚴光流而名稍晦於光可謂真隱矣漢書注云石城在姑蘇西南誤應作姑孰西

南

汜水

地名去寶應縣四十里汜音已

村人開土見磚因窮之見一穴

若巨屋棺居其中按之袁術夫人墓也開土者次

年疽發背死

胡玄州國子正說丙辰年事

萬曆二十四年南昌瑤湖村岸崩露一巨槨棺皆楠

香木中空無人唯鐵堊釜一可藏穀一斛鉄牌一

上篆吳征北將軍黃蓋墓

秣陵鳳凰臺傍有阮籍墓壬辰李公昭掘地得石碑

半段曰籍之墓旋又得半段曰晉賢阮始知此地

露書

卷之七

三十五 跡

爲籍墓後有人窮之多得殉物籍蹤跡多在山陽

不知何以葬此

楊朗陵鳳臺晚眺詩云秋檄朋儔杖具遊鳳皇無迹剩雲流臺經古

唐選十月酒伊高賢辨一丘
辨謂高賢辨一丘正指籍墓

南陵縣郭外富人開塘見一石榔榔下金作八寶墊
之啓榔一金頭甚巨蓋古陣亾者葬此富人原萬
金因得金見訟家事盡落

郭冀淮陽太康人也天寶中避亂汝陰與夫人馬氏
同葬於潁州城西八里鸞翔鄉今其地名雙塚張
大司馬云爲諸生時居民張繼寶掘墮得古磚二

徑二尺許一刊行書大字道逸有晉骨云吾居此宅千年後有張氏爾長壽破吾宅者不吉一小楷書云淮陽郭府君記府君卽冀也大司馬爲文祭之磚仍瘞故墮間是年繼寶闔門疫作子四人俱罹官刑繼寶八十四始卒悉如府君所讖

莆林母墓唐九牧之先母墓九牧者弟兄九人皆爲牧守其先母喜施日施一道人道人德之指地爲謝云當出一斗芝蔴官母墓在烏石山半據演武場上山原在城外後拓城址遂在城北門內有謂

演武場宜在城外者移之林氏科第輒有作輟因徙歸故處云墓是獅子穴得操演其勢始備

蒲城北門內有地名後村劉尚書克莊之號後村不知號以地起地以號起相傳謂尚書家有井疫時汲飲輒愈尚書厭煩塞之人因謂劉尚書無點水恩公知人心不歸作疑塚十今延壽山不數步卽有石翁仲辟邪土人皆呼劉尚書墓

章元禮先生舊宅西牆外卽爲趙子昂墓翁仲石馬具在章公留心草書或謂爲子昂後身

單父西北八里有陳子春墓子春不知何代人俗傳
爲三官父云美姿容有學行東遊海岱三龍女悅
而適之後各生一子爲三官

太行山中有碑標之曰孔子回車處石路有轍跡云
是古跡不數武有孔廟云廟因跡而設但書載孔
子之趙聞趙殺竇華鳴犢臨河而嘆曰吾之不濟
此也命夫是車跡至河而返未登此山心竊疑之
比閩水經注云孔氏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
饗則跡亦太和時修廟因廟而訛言耳

黃州赤壁山下江渚有石碣刻毛寶放龜處蓋世人皆以放龜爲毛寶矣不知放龜者寶之軍人也後邾城破放龜者投水如墮石上視之卽所放龜也載之東岸獲免又按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陷寶屍沈江不出戴詳移告河伯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足證放龜非寶矣

棲霞寺明徵君碑唐高宗御製上元三年歲在景子立其曰景子者丙子也因前代避諱耳今綱目丙子作儀鳳元年本年改元也金陵瑣事云大中庚

子歲立誤大中宣宗年號也歷十三年中亦無
子

金陵解成父諸子從軍陣亡 太祖龍潛時與有舊
因令見其孫孫始能言因名之曰解道朱筆手書
解道二字賜之今筆跡猶存武狀元曰解元者其
後朱匣藏于家

西安城中開福寺有貝葉經三葉每葉橫書梵字四
行其葉如竹籜闊竟三指長四之短者兩葉視長
半主僧云唐時物也今天下只有十葉彼寺得其

三

開福寺藏光明禪師惠月所書華嚴經字皆泥銀惟
佛菩薩世尊如來法天諸字泥金字甚佳禪師隴
西人爲終南山寺僧蓋至元二十八年歲次辛卯
四月八日所書者然此直手跡耳近日釋寶藏在
京師書法華經將竣事數日舉筆卽火光見尤爲
奇火光佛光也

露書卷之七終